

身份政治終結 / 及其（自身的）匱乏

——從臺灣異度空間的網際交感
到酷兒政治 / 述寫的張力互現

洪凌

[前言] 異度空間的「同化」政治

本文意圖從台灣媒體文化中的殊異層面、也就是網際網路（internet）上的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現象，來檢視與分析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與情慾言說的出櫃（being-out / outing）與出局（being-outlaw），希望在當今關於性別 / 情慾身份既有的多元論述之內，提供一些可能存在的隙縫、以及 / 或者對抗異性戀機制 / 父權機構的某些出口。

在第一節，我將從這半年多來、由楊照在非網路媒介所激生的「身份」與「故事」的交互異聲來切入¹，也嘗試將身份 / 主體塑鑄的「不可或缺」與「必須被挑戰」兩個層次分別拉出來看待。從總體網路的回應轉至於特定身份的（被）帶出²，我們可以看到認同

¹ 由於楊照的本文刊登於1996年6月18日，到我開始寫作本篇論文時，剛好超過半年。

² 很有趣地，在針對楊照的回應中——無論在網路上、文字媒體上，或者座談會的對談——總會出現一種歸納，就是在把網路使用者特定化、身份化的同時，也會一併聲稱網路族群是和女性、同志聯結起來，對應男性、非網路使用者、非同志的某個特定主體。然而，在這裏我必須有所保留。網路使用者聯集女性與同志的論述立場，至少有兩個問題：首先，藉著如此的聯集，彷彿個別地將女性與同志「獨特化」

在第二節，我想就某些特定的網路討論區，如淡江 BBS 站的「拉子天堂」(Les)、清大女性主義站「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 的「酷兒」(queer) 等等為發生點，抓取特定的討論題目與討論者（使用者，user）的交鋒對話，整納出在網路上的「軌溢 / 逸交換」(perverse / diverse exchange)，進一步肯定在某些層次上、網路於近年來所生產出來的殊異性：一方面，它有助於形成某（幾）個不同於平面媒體與電訊媒體的另異空間 (alternative cyber-space)³；再者，由於即時 (instantaneous) 且激烈的對話屬性，在這些網路討論區所呈現的身份政治 / 論述 (與論戰)，也共時性地在「對立政治」(politics of opposition) 與「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越軌」(transgression) 與「抗拒」(resistance)、「身份位置」與其形成過程的「銷融 / 變異」(disintegration / transfiguration) 之間，體現出種種微妙，不斷地張力互現——這些在網路討論區上細緻互動的文章 (posts)，一方面呈現出酷兒政治的主體（們）對於今後發展的期待與焦慮；再者，它們也恰好橫跨於兩種政治立場——再中心化

(specified)，並且無可避免地將這兩種族群排除出網路使用者的特定（大）集合。舉例來說，似乎這暗示著女性「必須」先是女性，才是網路使用者；或者，反之亦然。再來的一些問題，就是網路族群是否構成特定身份的條件，以及總體來說，網路是否是個贊同 (pro) 女性主義與 / 或同志的場所。有關這些討論，可參考「山抹微雲藝文專業站」（位址於 140.117.11.8）的 bookreview 版。

³ 異度空間 (cybernetic space) 對於網路使用者的意義，我認為至少有兩種可以和社會現實相對映 / 對比之處：就媒體功能來看，它供應我們發表與傳達言論的媒介；而從社群 (community) 的角度來看，它能夠讓不同立場、不同位置的主體進行在現實領域較難以操作的即時與平等對話，從中敷衍出各自發展的空間。

從異度空間產生的作用，也許會讓我們想到波西亞 (Jean Baudrillard) 所說的「通訊的狂喜」(ecstasy of communication)，以及從內在的分裂演繹 / 異到與世界共體交感的「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 狀態。對我而言，如此的分裂如果有其基進戰鬥性，在於它的既此又彼 (both / and) 的共生 / 共滅格式，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抗爭交歡姿勢，有別於 1) 精神官能症 (neurotic) 式的、抗拒大對體的「非此即彼」(either / or) 基模，以及 2) 精神異常 (psychotic) 式的「非此非彼」(neither / nor)、全然脫逸於疆界外的溶體 (deterioration) 情境。

(re-centralisation) 與僭越疆界 (boundary-crossing) —— 的拉鋸角力。

由於參與論戰的使用者的特質 (學院論述者、酷兒書寫者、運動者……) 與其弔詭並存的匿名性 / 可見性 (anonymity / visibility),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電腦空間所呈現的「驅離 / 內聚」(exclusion / inclusion) 作用, 一方面再生產出現實空間中、運動 / 論述的兩難或歧異的反映, 另一方面, 這些文字的互文作用也對於 90 年代以來的酷兒政治 / 書寫, 提供了反省與再切入的可能性。

[第一節] 從「老狗」與「幼貓」的撕扯談起：何謂「身份」？

這些時日來, 臺灣的文字媒體——無論是紙張印刷的報紙雜誌, 或者以電子位元架設出的異度空間 (cyber space) ——最熱烈討論、也最火爆激辯的話題, 莫過於網路身為特定的「異類 / 異質」(dissident / heterogeneous) 書寫媒介 (或者更基進地說, 書寫動能性或者書寫位置), 對於傳統掌握了文本流通 (circulation) 與定位 (positioning) 的主流媒體, 造成質與量皆相當可觀的衝撞與挑釁。

對於這個既無從扼殺、也無法視若無睹, 在現實 (三度空間) 之外形成另一種溝通 / 表達場域的電化區域 (electronic zone), 握有規範式權力結構 (normative power structure) 的主流文字媒介 (姑且以副刊為代表)、某些身分、以及某些負載著特定意識型態且在書寫競技場中佔有優勢位置的名字 (姑且不論是身份證上的本名, 或者是自我形塑的筆名), 似乎開始感到困惑不安, 既而受到威脅。論戰的起點, 以楊照 (筆名) 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專欄「三少四壯集」所發表的〈身份與故事〉、以及諸多後續的論戰與討論會, 同時在紙上媒介與電子視域劃下了「帝國寫回來」(The Empire Writes Back)⁴ 的反撲動作……

⁴ 這句話取自於某一本後殖民論述的著作, 探究殖民主體不甘於讓被殖民者取回自身的主體性, 於是種種巧妙或隱形的方式, 鞏固既有的權力位階。

就我自身——同時穿梭於網路視界與紙張文字空間的寫手——的立場，整個事件最有趣的質素，也許就在於追索焦慮的形塑過程、以及探尋兩種書寫基模（writing mode）之所以迅速對立，形成非此即彼、無法相容（incompatible）的二元組模（binary structure）之形構。首先，就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與《肉身之物質重要性》（Bodies That Matter）兩本書的論述肌里，我們看到了身份（被）形塑的必要條件，就是粗暴地排除任何可能對於「主體之認同形構」（the identity formation of the subject）造成斷裂或擾動的「畏厭物」（abjection）。如果從這個特定的脈絡來看，也許我們不必吃驚於一個在主流文壇占據特定位置、也意識到自身的性別／情慾／階級位置的寫作者，會對於一個自己甚少涉足的寫作媒介感到焦慮與排斥，並且更進一步地將內在的焦慮外化（externalized）、投射出去，建構成對於網路寫作者「失去身份」的譴責！

第一個失落的是身分。我到現在弄不懂網路上為什麼要玩那麼多匿名的遊戲？為什麼要把發表的意見和發表這些意見的人截然分開？並不是說大家都應該用身分證上登載的那個名字上網，那個名字也不過就是另一個符號罷了，重點是名字後面的那個人，他是誰、他有什麼身分、他有什麼故事、他這次的意見和前次的想法和以後會有的看法，中間可以聯絡、累積出怎樣的人的影子來？網路變成奇怪的電子板集體 Call in，大家都取消了身分，發表片段的意見，讓意見們在螢幕上亂飛亂舞，人跟人卻沒有對上話。（楊照，〈身份與故事〉）

更有趣的是、被指控為「沒有身份」、彷彿本身就是「缺乏匱乏的虛妄」（a void which lacks LACK）的網（本身），在面對主體的焦慮時，竟也如同拉崗式（Lacanian）的精神分析語言所說的「真實」（the real），不但沒有意圖要縫合或撫慰受挫的主體，反而更精巧地、（無意識地）從主體的匱乏之內，再度體現出可能會更進一步騷亂（disrupt）整個現實、也就是「象徵致序」（the symbolic order）的「無

心冷酷」(the mindless cruelty)。舉例來說，在楊照的指控出現在副刊版面上之後，在網路的某個藝文版面，某個網友純真（但也許玄機暗藏）的反問：「在網路上怎麼會失去身份（identity）呢？我們每個使用者（user）都有自己的『代號』（id）呀！」，或可以充當／擬仿那個「同時」外於主體與象徵秩序的「真實的回返」（return of the real）。換句話說，若把那個純真的反問套在主體與其慾望／執念的互動表述上，它就是「不可能的爽」（the impossible jouissance）殘留在現實界面的遺痕（remainder）；這個遺留／流物的存在與其本質性的缺乏，造就且強化了陽性主體心癢難搔、愈加惶恐的去勢焦慮。更進一步推行，這個將「身份」的弔詭性直指出來的反問，正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回答，為何這個也許已經進入了異度空間但是並沒有被辨識、指認出來的作家，對於身份的失去會如此耿耿於懷。

網路媒體之於紙張媒體，正如同處於權力網絡的陽性與陰性、異性戀與非合法情慾身份、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等等二元對立（dichotomy），在對立的同時也被嵌放在不對等的宰制關係之中，彼此並不處於互補或平等的發言／立足點。在偌大的網路視界——至少在某些自覺到權力環圈（power circuit）的無所不在、而且意欲鬆解其固著與規訓的地帶——就其中的種種交異（exchange）與論述動作，我們看到了「身份符徵」（identity signifier）的浮流不定、相互淹流、以及彼此批判，藉此讓現實空間的權力位序（power hierarchy）稍以鬆解的電子狂喜（electronic delirium）狀態。更進一步說，在這些場域，某些使用者也因此不必（如同現實般）受限於性別／情慾／階級的重重壓制；因此就對於情慾／性別／階級的非多數主體的角度來看，網路在挪用／認可既定的權力機制之餘，至少還容許這些在現實空間中被剝奪資源與發聲的主體進駐這個空間，從中切割、拉鋸滲透出些許發言空間與反轉的餘地。如此，回到先前的論點，在權力被重新操作與干預的前提，如果某一位在主流文字系統享有優位的作者也上網路，在不倚仗現實的「名字」的情況下，他／她的確（或多或少）失去了自己在文字傳媒中享有的

當然，這樣的「失去」(lack)，並不是所謂的遺失(loss)。套用後拉崗精神分析(post-Lacanian psychoanalysis)論者、瓊·考普傑克(Joan Copjec)的說法，「失去」所聯結的是最原初的焦慮——一方面來說，妳並不是「有過什麼」才失去它，就像楊照並不是先在網路空間擁有了知名寫作者的身份，而後才失去它；但是，另一方面來說，任何在紙張傳媒世界的「有」(having)，同時成就了這位寫作者在網路介面的「匱缺」(not having)。如此的象徵性閹割(symbolic castration)，讓這位生理男性/異性戀/中上階級/知名寫作者頓失身份/陽物——同時，也許在深邃白盲的無意識海域，主體更加驚懼地預想到，也許在不久的未來，「身份」無法和現有權力層級緊扣連結的(崩解)局面萬一得以實踐，原先早已認同於自身優勢的主體，又該如何因應如此崩離析的「後災厄」(post-catastrophe)局面？無法面對在異度空間的「沒有」、或者不願拋捨既有身分為憑仗的優位，讓習慣於傳統寫作方式、現有寫作機器與權力結構的作者們，經驗到了類似主體不小心遭逢「真實」所不經心遺留的深淵、進而可能覆滅的恐懼與預期。經由網路作者群——如陳豐偉(Roach)、賴明宗(capita)、馬世芳(honey pie)等人——在某些非副刊版面(如《破週報》、《中國時報資訊週報》、《新新聞》)的發聲與刺激，這個特定的主體不但已經體會到去勢的威脅，更自我驅使出某種「集體之眼/我」(the collective Eye / I)——例如結合固有霸權、強化此與彼的上下位序——來製作、操馭出某個大對體(the Other)的出現——也許正是為了遮蓋「大對體早已就不存在」的認知所導致的空洞與淪喪。但是，異己被生產的過程，焦慮的主體其實也同時製作出了某個(沒有形質的)慾望物。

就像是精神分析論述所言，主體為了成就自己的主體性，將體內類似器官又「沒有任何本質」的某部分切割出去、外化這個曾經是自身的一部分，形成永遠得不到的「小欲求物」(objet petit a)。從此，這個獲得特定位置(被陽具系統所認可)的主體，非得藉著同

時欲求與鄙視這個「既內在又被排除於主體（性）之外的某物」（something internal to and excluded from the very subject (ivity)），才可能隨時與外在現實（也就是常態權力結構的世界）共存。同樣地，之於這些強調自身的建立性（establishedness）的寫作者來說，那個欲求物究竟是什麼？其實，除了因為焦慮而被外化的（某部分）自身，此外並無它物。對於網路與紙張媒介的書寫結構對立，身陷其中且挑起戰火的主流作者其實並不知道（或者拒絕知道），他在網路世界的迷途正肇因於那個「小欲求物」（網路／身份的實質自身 *per se*）看似可得、卻其實永難企臨的弔詭。如果他棄置了既有名份而身處其中，於是就失去了主流文字媒體（象徵秩序）所提供給他這樣「身份」的寫作者的保障——保障那個書寫的主體不會失去，不會只是無窮盡的網路字元海域中的一枚 id，浮盪於「無分別」（non-differentiation）的快感與形銷神毀（abandonment）的深淵。

更狡黠（或哀傷）地說，所謂的「異己」之所以令人震悚，並不因為它是妳從未遇到、完全陌生的「它者」——形態與質地全然和自身不同——反而是因為它交雜混生了詭譎的「形似」（the familiar）與說不上來的「相斥」（the different）。所謂「形似神異」（uncanny）且令人驚悚的「怪胎」（the monstrous），就是這種在身份政治結構中的過剩（excess）與多餘物（surplus）。同樣地，在身份／網路經脈中翻滾的主體們總也一直進行著某種不可避免的過程：由於要確立主體性，因此必須得反覆進行「射出排洩物／多餘物」的活動——就那些以主流文字工廠以及其權力結構為生存世界的作者，之所以驚懼、厭惡、且無所不用其極地劣化（degrade）他們認為沒有品質、缺乏「文字潔癖」的網路書寫／者（如張大春在「網路與藝文創作」座談會所提出的控訴），是否在某方面來說，在微妙纏繞更甚於網路管線的（無）意識網路渠流中，這些作者其實也若有似無地體受到：威脅不只來自網路書寫與傳統寫作的對立（oppositional）狀態，而是更在曖昧難言的網絡中，赫然發現，那個「異己」竟也是一部分的「自身」，也可能（或已經）在非網路的其

如此巨大的焦慮，其實來自於每個主體只能占有一個特定位置的排洩與割除程序。而成就主體的關鍵步驟，不就是建構出一個可被污名化（stigmatized）的異己？在兩套書寫結構、兩種身份、兩套權力脈絡的愛恨糾結中，也許我們可以再次看到陽物唯理中心（phallogocentrism）與外在於陽性律法的遺留物、陽性主體與被它者化的「異己」、疆界設定的強迫性（compulsion）與崩蝕邊界的衝動（impulse），永恆鬥爭過程的詭異重述。

[第二節] 電化的性 / 別議題論壇—網際論述的欲望互現

以台灣網路發展的現狀而言，在性 / 別政治與酷兒議題正當蓬勃活絡的同時，不僅在某些非連線的 BBS 站域繁生，如「自己的房間—女性主義站」、開站不久的「壞女兒站」（全名是「厭棄 / 反拒將女人視為妻子的異性生殖機制之動物園的壞女兒們」 daughters against wives' zoo）、以女同志為使用主體的溫馨小站「假面的告白」，還有建立於非學術節點、由「網智公司」（neto.net）架建的「地下社會」（underground）⁵，以不同組群的方式、將哲學、文化、學術、書寫、同志等議題一舉囊括，但又不模糊化各自細緻的殊異性質（specific attributes）。

同時，在這些網站紛紛成立的當下，我以為更值得注視並討論的某個趨勢也隨之衍生——如果說某一個（或幾個）原先並不具有足夠發言權力的族群或身分，在可探索與攻占的地點變得較為多樣時，某種德勒茲式（Deleuzian）的「地域再製」（reterritorialization），

⁵ 所謂的「學術網路」通常是以 140、163、192 等等 IP（網際位址）為開頭的節點——例如女性主義站架在清大生科所，它的位址是 140.114.98.108，文字化的版本即是 feminism.life.nthu.edu.tw，或者是 frminism.net。至於「地下社會」，因為是由網路系統服務（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的網智公司所架設，並不是在大專院校中的學術節點。

甚至更基極地、撕破臉式的「地域解體」(deterritorialization)狀態，也隨著使用者發言／權力位置的不同，造就了不同身份／id 較先前激烈赤裸的張力互動；而分眾化、預設族群不同的網站，也讓各種本來因為巨大目標如身分政治而結合、但在內部充滿階級／權力位置等等緊張關係的使用族群，得以分別發展其殊異性，攻佔更多層次的空間。

若要細究這個現象，我想舉出一些特定事件來進行分析。首先，於 1996 年 12 月開始、發生於「淡江計中 BBS 站」(蛋卷廣場)、「拉子天堂」(les) 版的論戰，對於網路女同志原先被視為「整合而單一性的團體／族群」的預設與刻板印象產生挑戰。事件的經過大致如下：首先，某些女同志使用者對於版主 blindstar 並非由某些自願選舉者之間選出，而是原來並不甚情願開版、甚至頗帶有同性戀恐懼(homophobia) 陰影的站長(sysop) 直接挑選任命的狀況感到不滿；因此，某幾位使用者對於網路上的「程序正義」提出質疑。很有趣地，在公共／私有領域之二分化(binary opposition) 被性別政治瓦解(至少鬆解)的現今，從「拉子天堂」版對於版主產生過程的辯論，卻讓我們看到相當公／私夾纏、微妙的共生與影響——原先也許是檯面上的質疑與回應，迅速地演化成同樣是檯面上的女同志鬪牆；而鬥爭的模式，不禁讓人聯想起某些黑道小說／電影中的幫派母題(motif) 與橋段：恐嚇、辱罵(相當不顧網路禮儀，更甬提所謂在某些同志版面可能看到的、學術語掉滿地的激辯樣勢)、以強迫現身(outing) 為脅迫手段。此外，在論戰的進行同時間，似乎也發生了突破電子網際、延伸入現實／肉體界線的事件——某位網友被其敵對者痛扁一頓的奇觀(spectacle)，藉著網路的公開性，讓再疏離的使用者也得以閱讀到各種不同的敘事觀點。

正當以「草莽風」為主的淡江「拉子天堂」版戰火暫時告一段落，在「壞女兒」的 debate 版又將此議題延伸，拉出一些原先被忽略的支線，討論從學院 vs. 非學院、運動 vs. 非運動、草根／非女研社 vs. 女研社出身的女同志等等一系列火燄戰爭(flame war)……

參差者身份與發言位置的落差、以及各自爆裂開來的內部矛盾，涉及了不同使用者在看待「位置性」(positionarity) 的的座落 (location) 與重構 (re-mapping) 時，本來就會在緻密差異的前提下、發生出強烈動能 (dynamics) 與不滿 (discontent) 的種種可能性。

話說回來，也同樣值得好奇的是，為何這些「可能性」在過去的同同志政治陣營一直沒有發作——或者只是以暗流的形態隱隱竄動——而到了現在才得以揭示、呈現、或甚爆發？以女性主義站的「酷兒」(queer) 為例，這個版面從成立以來，向來是熟悉 / 操作論述語言、諳熟或涉入身份政治 / 運動，以及對於性別權力操演的基模相當敏感的大學生、研究生、文化工作者、甚至半匿名的英文系教授所出沒 / 現身的電子社群 (electronic community)。正是在這麼一個政治意識高度具現的場域，在 1996 年底由使用者 wildgoose 發表、標題為「同性戀的最高境界」的文章系列，在長久以來對於性別角力特別在意的同志地帶，引發了一場牽涉諸多課題的爭論。雖然論戰姿勢巧妙而柔軟、但終究並不以「同志情誼」為妥協收場的這場議論，讓我們看到了在共同目標的訴求之外，也許有著更多的「政治」(politics)，無法以全體同志之名來全面進行。當網友 wildgoose 說「cc gay 與娘娘 T 是同性戀的最高境界」⁶ 時，不免讓一些致力於破解、擾動男女同志在性別政治興發之前所架設出的二分性別化 (例如 butch / femme、macho / queen) 與其排它性配對方式的「女性主義女同志」(feminist lesbian)⁷ 抗議：如此說來，不「C」的男同志與

⁶ 「CC gay」是指所謂「娘娘腔」(即 sissy) 的男同志，而「娘娘 T」更是在語意上結合了互相抵觸 (mutual-exclusive) 的兩端性別特質——T 的性別意涵若是以「陽剛」(masculinity) 為主詞的意指 (the signified)，那麼主詞前面所修飾的「娘娘」(the feminine)，不禁在筆者的想像藍圖裏引發出各種不同流脈的——從存有學 (ontology) 到後現代擬仿 (simulation) 論述——的無窮遐思……

⁷ 在這裏，我所使用的語彙——「女性主義女同志」——原本在歐美的運動 / 學術脈絡中，所指涉的對象是針對於特定的女性主義支脈——在 1970 年代提出「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志情慾是實踐」等口號、有助於形構女同志連續體 (lesbian continuum)，但也因此將女同性情慾 (lesbian sexuality) 去性化的女性主義流派；「政治女同志」

「婆」不就又沒有空間了？（更奇妙的是，難道是因為「娘娘 T」比 T 更婆、比婆更 T，所以更是「最高境界」？！這是不是也同時暗示著某種「陰陽同體的完全性」（the hermaphrodite as the embodiment of wholeness）假說又從幾千年前柏拉圖的哲學衣櫃中被翻掀出來，再度成為性 / 別被解構到某一程度、因而從中滋生的內部反撲？）簡言之，這場論戰之所以並沒有被火爆化，原因除了對話空間的轉移（從女性主義站到壞女兒站）、對話議題的部分放大（從同時並列兩種看似可並提的位序的女同志與男同志，到焦點聚縮在女同志之間對於階級、學術位階、情慾正當性的激辯）⁸，另一部分也是由於以版主 zick 為代表的「學院女同志」將此話題與不可分離的「身份內差異」（difference within the same identity）強烈連結，以致於在對話過程不可避免地發生雙方的不均等姿態。

從女性主義政治開始以來，論述空間與政治領域的攻防戰，就性別 / 情慾政治的歷史演化視之，向來似乎都是要去破除那個看似

（political lesbian）似乎也是同義詞。然而，在這場論戰中，所謂的 feminist lesbian 卻詭譎地被錯置 / 誤植（displaced / misappropriated）為「女研社出身的、相對於中下階層的女同志來說，較具有學術資源(或文化資本)的某些女同志」。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特定的女 / 男同志對於此宣稱的不同反應，更加突顯出一個向來不太被處理或被整合（articulated）的問題：也就是說，在異性戀機制內，生理女性 / 生理男性、陰性氣質 / 陽性氣質的四組交配，向來處於不對等的關係；更有甚者，在同性情慾的版圖，女同志 / 男同志、陽性 / 陰性、生理女性 / 生理男性的六組配置，更是幽微纏繞地鑲嵌於不對稱的（許多）宰制結構中。

⁸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這場論戰中付出論述精力、將身分政治的焦點從階級脈絡再拉回認同政治的文章，是網友 chongkee 以性交方式與顛覆的施力點為例，在其中看到了同志政治因應到同化（incorporation）的些許兩難：「先說一個剛想到的。肛交。一般對做 0 號的看法好像已經儼然二分：讚賞而力行為政治正確，唾棄而遠之為不正確。不但沒有多大空間給讚賞而遠之或唾棄而力行，而且誰有理誰差勁也是已有定論。這當然有許多由來，但其中之一大概是一個『性交出軌排行榜』：越出軌就越正確。但是，這出軌是如何排行的呢？我覺得完全是根據既定異性戀機制的接受標準而定。0 號是把男人當女人用，顛覆異男人以插入與被插來界定的男女之分，被他們視為洪水猛獸，所以政治正確。也就是說：這些『顛覆』，其實必得先把異性戀機制奉為圭璋，方有意義。換句話說，很弔詭的，同男性交是以異男們的好惡來決定自己的好惡。」（chongkee, 壞女兒站 Debate 版）

較為優位 (superior) 的身份占據者。自從 1980 年代末期，新生代女同志連同某些以往不被看見的情慾生態——如扮裝、變性、S / M 次族群——意圖重新執回 (reclaim) 被「去性化」(desexualized) 的女同志女性主義 (lesbian feminism) 所譴責為「萬劫不復、等同於複製父權體系下的兩極化 (polarised) 權力結構」的權力 / 色欲之纏繞糾結的共生關係，並嘗試批判所謂的女性主義女同志理論的單一性 (monopoly) 與排它性……如此的脈絡，讓我在看待這場辯論的種種張力與劇情時，自身也充滿內在的分裂與糾錯的情緒——「當然我們不能問一個女研社出身的 les 這樣的問題。她的想法怎會是一個抑鬱的沒有空間的 les 所能等同的呢？」當 CC gay 拍手叫好、不 T 的女同志提出質疑後，原作者如此的回應，似乎一語戳向被質問的主角——在 1990 年代的學院 / 文化氛圍成長、集女性主義、性別 / 情慾政治、與晚近酷兒理論之養分浸潤於一身的學院（尤其是研究生位置以上）的使用者——最慎戒驚悸、小心翼翼的層次：究竟要如何地看待與面對，才可能不抹煞掉被安置在同樣的身份格局中的不同主體？而不同身段與位置之間的權力互動，以及難以（全然）擺脫的優位 / 弱勢關係，究竟讓這個被質問的主體（或客體），產生何等作用？

在慾望與認同之間，在這個被我們視為反轉 / 擾動既定建制的電子視域，可不可能由涉入者的相互衝突，切割出另一個基地——在其中，也許並沒有總體而全面的一筆勾銷，從此化解了自我與它者、主體與被慾望的客體、疆界與解體等等的短兵相接；然而，正是在無數總是已經分岔且延伸出局的繁生節點，身處其中、同時在內也在外 (with-in and with-out) 的電子生物種，能否再生產出並不只是主體與客體、上位與下位的中介 (in-betweenness)？也就在這麼一個危危欲墜的刀口，「我」總是已經是「我的異己」；而那個本以為不再是「我」的殘餘物 (left-over)，總是共時性地、既是自己，也是她人。而在這樣的認知之下，或許我們可能在一道道的夾縫之間，瞥見「滿溢而過度的」戰鬥欲力？

坦白說，如今的大小分裂，一方面具體再現了地標（location）與領土（territory）的多樣化（diversity）⁹——妳不必委屈自己，為了某種無法逃脫的身份義務，待一個無論是社群氣質或言述走向都和自己格格不入的電子網絡標點——再者，這樣的流向不也是對於「政治正確」的困局再賦予重新思考的能量？目前在電子論壇所暗潮洶湧的各股欲力衝撞、以及對於自身位置性的再涉入（re-engagement），也許因此讓我們看到不同於學術文化場所的「對抗敘述」——畢竟，在學術與文化界的性別書寫（者），其實不免還是要與層級（hierarchy）與知名度聯結，用以對峙那個在某種程度上被擬人化、而又無法以個人主體加以抹消的文化／政治霸權。

而網路果真對於一個近乎致命的身份／身體／主體，在多重複生且不斷自我分裂、吸納的後資本文化工業，提出另一個同等致命的反擊姿勢？從這些零星的觀察與現象來看，我反而樂見於瑣碎的片段（fragments of trivialization）彼此對話與反問，而不似那個在目前仍然被碑塔化為一個巨大歷史陽物（historical phallus）的 1970 年代，以無與倫比的全面化革命身姿，抹除了（幾乎）所有的差異與類似……然而，在這些錯綜幽微的兩難之間，我們究竟該／會如何回應？身份的故事，在這個既切割也重塑既有身份政治的領域，應該如何繼續說下去？在不可能取消身份的前提，是否要讓身份增殖且變異，讓前面所說的「殘餘物」進駐妳與我、此與彼此的誓不兩立？

⁹ 將文內提到的一些網站位址列出來，供使用者參考：

女性主義站: 140.114.98.108

壞女兒站: 140.114.226.1

假面的告白: 140.128.79.32

蛋捲廣場: 163.13.240.11

地下社會: cyber.tku.net

就目前總數高達 500 以上的台灣學術網路 BBS 站來看，也許我必須說，所謂的「多樣化」是相對性的說法；至少，就現狀來看，能夠讓性別／情慾政治發聲的網站也許各有其獨特性，但是與所有網站的數目相較，似乎還需待開發更多的端點與地標。

當然，在繼續對立的同時，更在相互侵蝕的防線與邊界，我們看到了那些永遠不只是「自我」或只是「她者」的某些洞口¹⁰……。

然而，當我們試圖將後拉崗精神分析理論挪用到主 / 客體關係被放置於「觀視」(the gaze) 的視覺流域，同時也進一步地豐富女性主義論述、乃至於身份政治對抗「規格化的權力構造」(regulated power structure) 的抗爭時，值得小心的是，“the real”正如 Zizek 所說的，既是「抗拒被象徵化（也就是被吸納入陽物秩序）的堅實核心」，但是，它並沒有任何先於它的本質或意指。“the real”如果有其反抗性，便在於它是個「在事後被構築出來的物」(an entity which must be constructed afterwards)；也就在這道構築之中，我們才可能領略到「對於象徵秩序的扭轉與曲斜」(the distortions of the symbolic structure)。同樣地，外於象徵秩序的快感與險惡也相互依存：當妳被放在既有體系的界線之外時，緊隨而來的問題就是，是否從此這個主體因此而被視為精神異常 (psychotic)，而身分政治的戰鬥，也就因此被粗暴地還原為一群或多群弱勢團體、因為無法正視自身的弱勢而產生出的「集體的否拒」(collective disavowal)？¹¹

¹⁰ 對於所謂的「洞口」(the gaping abyss) 說法，我在這裏所借用的是 Slavoj Zizek 重新介紹 / 應用 Lacanian real 的基進概念，認為「它」(the real, the traumatic, the unrepresentable, the impossible jouissance, the feminine outside the symbolic law) 的存在本身「同時造就與瓦解『象徵秩序』的無縫合性」。這個論點再次印證了這些被陽物秩序所排擠出局的「多出物」(outgrow)，本身即「化形 (embody) 為秩序的缺漏與出口」的說法。(Ibid)

¹¹ 對於這個問題，巴特勒在〈與真實辯論〉(Arguing with the Real) 一文，有提出對於 Zizek 等捷克精神分析論述者的批判：也就是說，她質疑某些身份如果從此（註定）被投擲到邊界線之外，成為「不可被再現的事物」(the unrepresentable)，後果是否也等於這些事物在既有秩序（象徵層）中被驅離出去，連同它們在秩序內可能造就出來的攪擾與作亂？

在前面的章節，我以某些在異度空間肇生的事件（event）、從中生產的文本、以及與身份政治相關的特定論戰，來分析——至少在當前——讓我們同時感到眩惑與疑慮的「主體」：也就是網路同時身為另異媒體（alternative media）與身份場域（identity-terrain）所面臨到的種種挑戰性與其問題性。

在〈身份與故事〉以及其它相關的論述呈現，楊照的論點和我在本篇論文所提出的論述觀點，剛好呈現出倒置的對比。也就是說，我認為網路並不是個銷抹了「身份」的液 / 異化場域，它特定的媒介屬性與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反而正好揭現出身份的追求 / 形塑、不同性別身份 / 主體之間的對話與衝突，進而將這些張力與衝撞發揮到其它場域難以承載的地步，從中（或可）展現出身份政治的力量與侷限，並以其過剩（excessive）或混雜（hybrid）的屬性，瓦解——或至少翻動——既有機構的緊身衣。如此說來，身份的過剩，進一步造就出故事（text）的超文本（hyper-textual）性質；故事中的政治結構也就在如許微妙的情境之內，體現出現代主義文本（或者說二元對立、無法相容的陽具排她性 phallic exclusion）所無法面對、處理或因應的後果——敘事主體的精神分裂，以及邊界的融化（dissolution of the boundary）。

在網路中的特定地域——如女性主義站的酷兒版、RPGS、壞女兒站的 debate 版、淡江的「拉子天堂」，我所看到的，正是某個酷異位置性的浮現，共時性地（simultaneously）透過同志主體的形構、與酷異 / 雜種的內部分裂——這兩種看似不可能共存的機制——而出生；它所表現的，是對於既有結構的拆解與「玩弄」（seductiveness）——在這個不可能統一的主體身上，共存著兩股似乎是絕對衝突、但因此反而夾生出雜種力量的脈絡：前者往外延展，對抗外界的「大異己」（the Big Other，也就是父權中心與異性戀機構），彰顯了以再

權力化 (re-empowerment) 的步驟來成就自身主體性的身分操演 (identity performatives)；後者則往內歧入，試圖檢視身分的排它性，進而提出能夠豐富這個不斷變異的酷異位置的思考議題。也就是說，前者可就「女性主義站」與「壞女兒站」因應男性沙文使用者的權力操作為例，演習 / 操作對抗陽具中心的各種策略，甚而更進一步地將對方從「以往總是宰制主體」的端點扯落到「從此成為被宰制客體」的另一端；後者則以內部對話與相互拉扯 / 協商的不同意為基礎，將目前在論述或實踐上的敏感議題——如女性主義女同志與「非政治正確」女同志的爭論、學術與草根的不同立足點、以及在前陣子形成各種角力施予點的男體蕾絲邊 (male lesbian) 話題——帶出場，促使酷異身分的邊界不斷地被踩踏、被重新護衛，也被各類不同的聲音再製重畫。

這些總是在重畫與重述的動作，一方面是身分領域擴大與強化自身的戰鬥演練，另一方面也 (必須) 是處於領域 / 邊界線內的酷異主體，與自身的慾力 (libidinal force) 與踰越 (crossing) 密集對話的「空白點」(the blank space)。

唯有在這片空白內，我們才不只是為了象徵秩序、父權體系、異性戀機制而再生產出來的「異體」(the alien)——就在異類 / 不同被呈現出來的剎那，同時確保了疆域與界線的外來者！也就是說，在網路與身份的多重層級之內，在自身與 (另一些) 自身的衝突、狂迷與怪誕之中，這個身為「多出物」的位置性，不再只是陽性體系的對立面、或勉強被同化於其中的附著物 (subordinator)：「我」在「我的身份」之內，既成就也割裂著身份本身 (the identity as itself)，帶出了看似穩定實則孔穴充斥的身份迷障。

如是，在出神 (ecstasy) 與固置 (fixitation) 之間，節點的莖脈蔓延與隨時出岔，讓主體浸潤於不可能真正分離 (separated) 也不可能真正統合 (unified) 的狂喜；自身持續著搖晃於叛離與再銘刻 (re-inscription) 之間的 (酷異) 主體，重複地出走與聚合。到頭來，在格局身份之內、同時也在它分離的「酷異位置」之外，所可能激

發出來的，不再只是一個對立者（the antagonist），而是多個投身於主體形成時不可或缺的幻境迷蹤（the phantasmatic formulation）、但也隨時與之離體分裂的「複／負生對手」（the doubled / negating adversary）。

參考書目

- 洪凌 (1996) <在電子位元之間蹦蹦跳跳的性 / 別焚燒檔案>。《酷異荷記：索多瑪聖域》。台北：萬象圖書。
- 黃宗慧 (1996) <看誰在看誰？：從拉崗之觀視理論省視女性主義電影批評>。《中外文學》。25.4: 41-74。
- 楊照 (1996) <身份與故事>。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 Baudrillard, Jean (1988)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Trans. Bernard and Caroline Schutze, New York: SEMIOTEXT (E)
- (1994)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 Sheila Faria Glase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1993) "Arguing with the Real",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Copjec, Joan (1994) "Vampires, Breast-Feeding, and Anxiety", *Read My Desire: Lacan against the Historicists*,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 Copjec, Joan, ed. (1996) *Radical Evil*, London: Verso.
- Grosz, Elizabeth (1995) "Lesbian Fetishism?", *Space, Time, and Perversion: Essays on the Politics of Bo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Lacan, Jacques (1982) "The Meaning of the Phallus" in *Feminine Sexuality* (ed. Juliet Mitchell and Jacqueline Rose),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 Zizek, Slavoj (1989) "Which Subject of the Real?"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 (1991)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